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论中国文学革命

瞿秋白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论中国文学革命

瞿秋白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中国文学革命 / 瞿秋白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9

(三联·精选阅读文库)

ISBN 978-7-108-05508-8

I. ①论… II. ①瞿… III. ①大众化 (文艺) — 中国 — 现代 — 文集
IV. ①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790 号

责任编辑 王海燕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康健 薛宇

责任印制 卢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论中国文学革命》是一本文艺评论集，收录了瞿秋白写于1930年代的七篇文章，由冯乃超先生从作者生前亲自编辑的《乱弹》一书中选编而成。作者瞿秋白(1899-1935)，又名瞿双，江苏常州人。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了“五四运动”。1920年赴莫斯科采访，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翻译和助教。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积极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奉命转移到江西苏区。红军长征后，

在向香港转移途中被捕，1933年于福建长汀就义。在关押期间，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了文人从政的曲折心路历程。生前译配的《国际歌》流传至今。著作结集为《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

《论中国文学革命》一书篇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角评价鲁迅的杂文，揭示鲁迅思想的现实性与战斗性，充分肯定了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在当时尚属首次。

其余各篇如《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我们是谁？——和何大白讨论“大众化”的核心》、《欧化文艺和大众化》等六篇，则着重从对于文艺的话语权、文艺的实际掌握者与拥有者、文艺的口语化与拼音化等诸多问题进行论辩和剖析，在梳理中国文学革命的进程的基础上也对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与不足表达自己的见解。如编选者冯乃超先生在《后记》中所言，“今天大众文艺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已经初步得到具体的解决，而其他地区仍需继续努力探讨的时候，有时得回顾过去的足迹，检查旧日的资料。因此，把秋白先生的几篇文章，从那本散布不很广泛的《乱弹》中抽出来刊行，以普及于青年读者，对于发展文艺的大众化，是有此必要的。”当然，我们今天看瞿秋白先生的这本《论中国文学革命》，会感到其中有的提法或意见不一定与今天我们所秉持的观念相合，诸如“肃清文言余孽”、“废除汉字”等，这是需要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与语境而加以客观考量的。

《论中国文学革命》一书由香港海洋书屋于1947年初版，1949年再版。2011年被收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中，此次中学生图书馆文库本即依据此本出版。

目 录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
学阀万岁!	45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95
大众文艺的问题	151
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	167
我们是谁? ——和何大白讨论“大众化”的 核心	203
欧化文艺和大众化	211
后 记	221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地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

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地更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

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两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而现在，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被高高地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地回到狼的怀抱里来。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

马城，这样一直到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的人物，这是英雄的队伍，他们像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这是些勇将，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他们是活泼的战士，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赫尔岑）

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

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

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维新主义的老新党，革命主义的英雄，富国强兵的幻想家。他们之中，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也并不是没有，而且，似乎也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急遽地崩溃解体，这样，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

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的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而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萌芽，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

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¹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知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时候，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〇七年说：

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

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以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可无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钝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了短期间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沽”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

更进一步，积极地巧妙地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只要看鲁迅当时的《摩罗诗力说》，他是要“举一切